

革命逸史

蒋中正



冯自由著

下

平命逸史

蔣中正



下

冯自由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革命逸史 / 冯自由著. — 2 版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33-2321-5

I. ①革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辛亥革命—史料 IV. ① K257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9676 号

革命逸史

冯自由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特约编辑: 王 萌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邵琳琳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mm × 970mm 1/16

印 张: 75.25

字 数: 130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二版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321-5

定 价: 9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五集

馮自由著

革命逸史

第五卷

張建勳



革命逸史第五集

播休奕代

蔣中正



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
特委托本會會員

馮君自由李君自重文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
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正堪
本會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
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
察照是荷

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



天運歲乙巳年八月十日發

本书第五集大意

一、本书第一集至第四集各材料，均系汇集著者在民国前后历年国内外各杂志日报所刊载者，重新整理而成。至本集则除此以外，更将前著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，添入近年搜罗新得之各种史实。较以前诸集当更翔实丰富。

一、本书所载史料，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，分别录出外，其余概以己亥年（民国前十三年）出版之香港《中国日报》及著者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，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。就中大部属于著者个人所独有，而为任何人所不知，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详，吉光片羽，弥足宝贵。二十年来迭蒙各公私文化机关及诸作家尽量采用。或编入党史，或选作教材，或改译语体，或演成剧本，具见拙作信而有征，殊深庆幸。惟拙作材料既大部为著者个人所独有，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，甚望一般采用人士分别注明出处，以重责任。掠美之讥，文人所耻，此为文明国家尊重出版权及著作权所应尔。愿共勉之。

一、本书可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上中下三编互相印证参考，盖《开国前革命史》乃记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，而本书则特重团体组织及个人传记轶事，大足以补《开国前革命史》所未及。

一、著者从前珍藏关于革命史迹之照片遗墨甚夥，本书第一集之香港版曾印载多幅，及民三十年香港沦陷，第二集已制之图版全部损失，以后各集遂付缺如，殊属憾事。今河山光复，物资渐充，当由第五集起加插图版，以飨读者。^①

^① 本集原收照片，此次不再使用。

孙总理之英文对外宣言

考孙总理自创立兴中会以来，所发布之英文对外宣传凡二次。一为乙未（民前十七年）兴中会之对外宣言，文为何启、谢纘泰及西报记者黎德高文等四人起草。二为甲辰（民前八年）总理游美国时在纽约手撰，题曰《中国问题真解决》，封面有中文“革命潮”三字。乃印成单行本，分寄欧美各国者。其后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、胡毅生二君复译成中文。以公民俱乐部之名义，印成中英文合刊之单行本分售各埠。香港《中国日报》曾转载之。爰照录如左。冯自由附志

今日全球之视线，集于远东，其近因为日俄之战争，而其远因亦以争为亚细亚主人翁者，思伸其最后之势力于中国也。欧人占领土于阿非利加，其大势已定，无复余，故必更寻新地以施其殖民之政策。而中国久有东亚病夫之称，以世界最良沃之大地，适投欧人之所好。虽亚美利加对于万国政策，表其孟罗主义，然谓其手段异于他国则可，谓其甘放弃权利则不可也。夫菲律宾既受治于美，为中国近邻，中国之国情，必不能相掩饰。中国为美绝大之商场。美而不欲输出其工商各品于他国则已。苟其不然，则供美人贸易之资源无有出于中国之右者，然则所谓远东问题，不能不特别注意于此国。

此问题中有无数利益冲突，故其解决甚难。即日俄战争之结果。由种种方面思之，或有解决之道。由中国观之，则此时已处冲激之漩涡。而战争之止，且莫知所从。盖彼不过两国最高权之问题。而其他若英美德法诸国，将如何收其利益？其条件复杂，属于将来之解决，不能与战争为终始也。

吾辈欲研究其解决之点，必当查其困难之原因；或有从表面观亚细亚之内政。以为满洲政府，腐败黑暗至于极点，故所为实足

扰世界上势力平均之局者。其说虽怪，而不能谓其无据。由日俄战争观之而益信。盖日俄战争，非无可阻止之机，而满洲政府不能调和其间，且于冲突之初，延引外力之侵入，而若自以为得计者也。

吾辈所谓满洲政府，盖与中国政府有别。中国今日固无政府。而两者界说，实不能混。而直以满洲政府当之，则是法律上误定之名词耳。此言也，非极熟于中国之内政，鲜不以为怪。盖其间当取证于历史之观念，苟为述满洲之小史，则未有不释然者。

当满洲人之未入中国，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；常寇中国北方边境，乘明季内乱，长驱入关，据有燕京。而北狄之蹂躏罗马，其时则千六百四十四年也。中国人尔时不愿为之隶属，各谋反抗；而满洲人强欲压制，遂不得不为种种残忍之政策；鞭笞壮丁及于老弱，火其居，夺其产，逼之从其服制，由剃发令之下，总其所杀戮以亿万计！其后更用多方野蛮伎俩，演流血惨剧，中国人乃不能不隐忍服从。

然而满洲人更欲愚中国之民智，使其永永服事。凡中国文人著作有涉于满洲侵略暴虐事实者，皆焚毁绝灭，使后世无所考。又禁止中国人私结社会，干预国事，久之中国人始消灭其爱国精神，而忘其寄于他人之宇下矣。夫满洲生殖至今，其种人不及五百万，而中国则有四万万之众，故彼常惧所征服者，一旦光复其祖国，勉思抵制，则不免用防御家贼之政策；此其对待中国人之目的也。

外人往往谓中国人有排外思想，不乐交通。盖缘往者海岸未许通商，而生此说，则未尝熟中国之历史耳！历史盖予吾辈以可征之据。谓中国往昔，常与外人交际，对于外国商人及其传教者，未始有不善之感情。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，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中国，且欢迎佛教以入中国者为汉明帝，而国民亦热心信仰，迄于今世，犹极庄严，为中国三大教之一。至于外国商人，亦得旅行于内地，自汉晋以来，史不绝书，降至明季，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。其挚友耶稣教徒利马窦，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。则中国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可知矣。

至满洲兴盛，而政策渐变，禁全国与外人通。放逐传教师于境外，戮民人之私奉外教者，著之为厉禁。土人迁徙于他国者，处以死刑。何者？满洲人恐中国人日与外人交接，吸其文明而不变夫故习，故极其权力之所至，鼓舞以排外思想；曩者纪元千九百

年，拳匪之乱，即满洲人极端排外之结果也。今日举世所共知者，排外之党魁非他人，其满洲贵胄也。而所谓中国闭关主义者，亦不过行于彼愚民罔利之满洲一部，而不能例于多数之人也。故外人游历中国，所著日记，皆常言中国人愈远官吏，则对外人之感情愈厚。

自拳匪变后，人人以为满洲政府得此时机，或遂更改国政。然徒见夫朝旨旁午，屡言变革，而不知仅为玩弄之具文，聊以欺元元之视听耳！盖满洲者断无有变其旧政之理。设其果变，则损彼实多。何也！人而群知改革之义，则满人将不能复享前兹所占之实权，且以贪鄙冥顽之官吏，专以迎合满人为宗旨，持其强力，放肆无忌。即驻美公使，禁中国侨民开爱国会等；犯者幽其宗属于本国，或置极刑。以此野蛮举动，而出于所谓尝受教育之公使梁诚。其他种种传说，莫非迎合政府，冀得信任。凡满人所置官吏如此，安望其能辅之以变革耶！

吾辈享鞑虏政府毒虐，已二百六十余年！而其最惨酷重要者，则有十端：

- (一) 虏据政府以自利而非以利民。
- (二) 阻止民人物质思想之进化。
- (三) 驭吾人如隶圉，而剥夺一切之平等权及特权。
- (四) 侵害我不能售与之生命权及财产自由权。
- (五) 容纵官吏以虐民而朘削之。
- (六) 禁制吾人之言论自由。
- (七) 定极不规则之税则而不经人民之认可。
- (八) 用极野蛮之刑以对囚犯逼供定罪。
- (九) 不由法律而可以剥夺吾人之权利。
- (十) 放弃其责任为吾人所托生命财产者。

我辈虽有种种不平，而犹欲勉与周旋，乃终不可得。是以中国人翻然欲改前失，建设东亚之平和，以为世界之平和，必常思适宜之方法，以达其目的。所谓“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”，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。

全国民之革命已熟。如千九百年广东惠州之举事；千九百二年广州之暗潮；其影响皆不细。而广东之反动者，尤日增势力。中国内地新闻杂志，新书出版，多其和政体之观念。此为学术界之变迁。更进言之，如致公堂（中国爱国会）者，普通所知其为中

国人自救之社会。其目的皆在于反清复明，此种有政治思想之秘会，建立已垂二百余年，其会友有十万人以上，布于中国南方。中国人在此邦加盟于此会者，得有百分之八十。大抵中国人之持革命观念者，可分为三种：第一种占大多数，而不能过露宗旨，惧罹官吏之毒害；第二种以种族之思想欲起而反抗满人；第三种则为有特别高尚之思想者。此三种人之手段不同。而渐次求达其目的，必得异日最良结果。是知满洲政府之推倒，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。

于此有不完全之理想焉。以为中国地大物博，大有可为之资格；若一旦醒其渴睡，则世界必为之震惊。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，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。现时最巧之政策，皆以共亡中国为目的。如倡黄祸者是也！虽然，倡此议者，其自谋非不忠。然无论由何方面观之，皆不能自完其说。夫一国之望他国亡灭，已离于道德之问题，而为政治上之狡策。况中国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，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。其从事于战争，亦止自卫。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侵略之心，则吾敢信世界民族未有能及中国人之平和者也。更试由经济上观之，则中国而能有文明之政府，其利益不仅在于本邦，将旁及于世界，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，可使铁路推广敷设，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，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，可使外来物品销流愈多，而万国商业必百倍于畴昔。如此而犹以为祸，则是国民对于他国民，将以孤立为长策，而与贫而愚者为邻，愈于与富且智者邻矣。有是理耶！然则此主义当堕地。而所谓黄祸者适得其反也。

外人之对于中国者有二政策，而曾不相容。其一主张中国瓜分。其一拥护中国独立。由前而观，则俄国用之以有今之巨创，其主义为不祥。由后而观，则旧政府未去，必久而后能达其目的。而满清朝廷，宛如将倾之宅，其基址全坏。设有人强支以木，欲保其不圯，吾恐非徒无益，且速之倾也，中国历代兴亡之历史，如个人然。由生而长，而全盛，而衰老，而死亡。满洲政府，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，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。如有发慈爱之念，表中国独立之同情，而犹思扶植满洲之祚，吾知其亦必无成也。

现时方生之问题，既扰世界之平和，必便更造文明之新政府，以代其旧政府，则不止有益于中国，而他国之助之者亦蒙其利。夫使受高等教育之士，遍于国中，自足以建设新政府而有余，且